

谢珊珊
著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词作为「一代之文学」，「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长于抒情，富于音乐性。



中国文联出版社

谢珊珊
著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 谢珊珊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81135 - 705 - 9

I. ①休… II. ①谢… III. ①闲暇社会学—研究②词 (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唐代③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C913. 3②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973 号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谢珊珊著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杜小陆 崔军亚

责任校对: 黄 球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也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文学观念上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上，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它摆脱了过去那种呆板的近乎一成不变的研究模式，开始呈现出一种活泼的生机来。比如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同类型文体遣词造句的规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古代神话，用文化学方法考察文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等等。仅就词的研究而言，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各种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出现，带给人们清新的气息和富有创新的见解。谢珊珊女士的这一部著作《休闲文化与唐宋词》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研究的大环境下完成的，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是崭新的。

此书首先从理论上理清了“休闲”的价值及其意义，并从历史与文化角度考察了唐宋尤其是宋代“休闲”以及休闲文学的由来与发展。休闲的形成，首先要有物质上的支撑，此书从唐宋时社会物质条件的丰富、城市集群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出现、商业文化的形成以及商业价值观的被认同、官员俸禄的丰厚等方面进行了透彻的剖析，揭示了休闲形成的物质基础。其次，休闲要有时间上的保证，这体现在唐宋以来官员“休沐”制度的完善。再次，休闲要有文化上的雅闲，这得益于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深刻的社会心理的改变与引导，即对词体的社会功能的认同。因为词最初就是应酒色而诞生的，也可以说佐欢助兴是词创作与传播的最初目的。此书在上述方面都作了深入的分析，使我们对词这一文体的休闲特征及其形成的文化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在于作者对词由“艳情”到“闲情”再到“性情”的深刻挖掘与剖析，尤其是作者从哲学与人生的角度对“闲情”的诠释，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指出：“由‘艳情’而‘闲情’，是宋代士大夫文人身份的第一次确认。从代言体的女性到主体化的男性，不仅

2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转变了唐宋词的抒情主体，还开拓了唐宋词的抒情领域。从绮思艳情到闲情逸趣，提升了唐宋词的抒情品格，深化了唐宋词抒情的特色。艳情表男女相悦，闲情则发生命感触。闲情乃是一种以生命感触为根底、以哀愁孤寂为核心内容、以轻灵惆怅为典型形态的情感状态。”这样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作者还从词的创作观念的演变以及创作实践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关系，并进而从审美心态分析入手，进一步分析了唐宋词人“以闲为美”观念的建立与深入人心。此外，作者又从歌伎是词传播的中介方面研究了歌伎在休闲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这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唐宋词在传播过程中就已具备的休闲性质与功能，从而强化了此书的主旨。

谢珊珊女士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教师，这对她从文化与传播角度去研究休闲文化与唐宋词很有助益，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成为她此书的一大特色。另外，由于受到她父亲（在江西一所高校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影响，她的研究具备较强烈的理论意识，具有理性思辨的分析也成为她此书的鲜明特色。当然，此书的初稿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有的观点和语句在不同章节中有重复出现的现象，有的章节也需要进一步思考后加以适当调整。我相信在经过修改后书稿将进一步完善。

立秋刚过，暑热未退，南国又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谢珊珊女士将她的研究成果首次呈给我审阅并诚恳请我为她的书写几句，恭敬不如从命，何况阅读后又使我学到不少新知识，何乐而不为？故趁尚未开学之际，赶紧阅读并写上以上文字，作为我阅读的心得，敬请作者与读者指正。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晚

序 二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一位富翁来到异国的海边垂钓，与一位渔夫展开了一场对话。富翁说：“你应该努力工作，拼命挣钱，等到有了钱了，就可以像我一样生活。”渔夫问：“像你那样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富翁答：“来到这海边沙滩，晒晒太阳，钓钓鱼，多惬意呀！”渔夫指指手中的钓竿说：“你看，我这不也是在海边的太阳下钓鱼吗？”富翁语塞。这一故事令人想起我国古代极富禅味的某尼寻春诗：“尽日寻春不是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其“回到原点”的含义似乎与富翁、渔夫的故事有些相似。但是，这一并非诡辩的理解其实有着显著的失误，因为富翁与渔夫虽都在钓鱼，可是却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在富翁，是远来为求休闲；而渔夫，却是在本地而为生存。

休闲是什么？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这是一种“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同是钓鱼，渔夫是生产活动，要养家糊口，不能不考虑生存；而富翁却与生存无关，是繁忙的生意、交往中的偷闲，是此时此刻的“心无羁绊”。或因我国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不够好，受古代长期的农耕生活影响，休闲的意义主要不在“心无羁绊”，《说文》释“休”为“人依木而歇”，《说文》又说：“闲，闾也。”但更多时候，“闲”还是作“闲暇”解的。在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中，休闲常与劳作相联系，强调的是暂时中断劳动的歇息，其所体现的生产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甚而留存在现代的话语中，如“不会休息就不会劳动”，“休息是工作的加油站”等。虽然古代思想家如孔子、庄子都讲“游”，前者的“游于艺”，后者的“逍遥游”，都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影响，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休闲不可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孔子固然有“游艺”之说，却因后人受文章为经国大业这一观念的影响，很难将休闲与文艺联系起来，更难以将前者视作后者的生成原因，而

2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这恰恰遗忘了一个事实：有的文艺样式、作品（如唐宋词）本来就是休闲的产物，是与休闲活动密切相关的。

诚然，文学是人学，应具有社会史或心灵史的价值，但是，自古以来，许多文艺作品实际上仅是出于游戏之需，至多仅有社交之用，并不具备传统的政教功能，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词本名曲子词，为诗人所作，歌女所唱，多用于侑酒佐觞、娱宾遣兴，故欧阳炯《花间集序》称之为“诗客曲子词”，认为此集之编成，“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婣娟，休唱莲舟之引”。宋人陈世修为其外祖父冯延巳的词集作《阳春录序》，说得更加明确：“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因“内外无事”而与“朋僚亲旧”“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作“娱宾而遣兴”之用，这不是休闲活动又是什么？或因酒宴文艺的性质，娱宾遣兴的功能，虽时或有人以“代有所胜”的眼光相取而肯定之，王国维甚而以之为“一代之文学”，但实际上词自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有别，也不能与“体物”之赋相比，长期被视作“小道”、“末技”。只是在清代中叶常州词派兴起后，才明确地以重比兴、讲寄托的意识论词，词体始尊，周济言“词史”，谭献倡“柔厚”，陈廷焯讲“沉郁”，况周颐更将词本是轻、巧、小之躯赋予“重、拙、大”之魂。而自王国维以“境界”，胡适以白话论词、衡词之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则在“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两把尺子的丈量下，甚而将本是当行本色的婉约词看作是词坛“逆流”，仅对“别是一家”的“豪放”词有适度的肯定。至于十年“文革”浩劫，更将所有古代文艺归于“封资修”，都在扫荡之列，除了毛主席诗词外，许多人竟不知词为何物。而在那个“革命加拼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对“资产阶级的玩意”，只能人人嗤之以鼻，何来“休闲”之说？

改革开放已逾三十年了，伴随着港台歌星所唱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明月几时有”，人们知道了词也有这样或哀怨、或清幽的曲调，而不仅是“北国风光”的壮阔、“西风烈”的沉重。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唐宋词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近年更是延续于金元词、明词、清词及作为“研究之研究”的词学史，词学已经成为“显学”，在诸多的子学科上都有开拓、创获，但又不可讳言，仍有一些领域尚未很好涉及，因此，我对谢珊珊女士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一书的出版，确实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休闲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劳动，而本来就是必需、必要的，是理所当然的“天赋人权”。孔子栖栖遑遑、席不暇暖，可也赞赏曾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有“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陶渊明三仕而隐，是因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他追求“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的生活。王维的“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韦应物的“园林鸣好鸟，闲居犹独眠。不觉朝已晏，起来望青天”（《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等，都是向往“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席勒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马克思也认为：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他在《剩余价值论》的草稿中指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可见，如用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来衡量，休闲应属“发展”，本是在生存与温饱基础上的追求，而不仅是休闲当为了更好地工作。认识了这一个并非鸡与蛋孰为先后的问题，对于论述唐宋词与休闲的关系，就能迎刃而解了。

鲁迅曾感叹立论难，而谢珊珊女士的书，首先就解决了立论问题。书中的第一章明确地标示出“休闲：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这一题目，先从我国古代典籍考索“休闲”的语境与意义，作出了准确的含义，又因古人罕有对休闲的理性界说，故援引西方学者关于休闲的理论以辨析休闲思想，从三方面界定“休闲”的含义，认为首先是指必要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其次是一种高度自主的精神活动，再次是蕴涵审美旨趣和审美创造，这一兼及闲暇时间、精神活动和审美意义的阐述，既清晰地解释了休闲的定义，又沟通了客观与主观、休闲与审美的内在关系，为论题的展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书中继而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休闲思想与实践，其中关于神“静”形“动”、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以及以“静”为美，艺术与闲暇联姻的休闲实践，尤其是垂钓、山水游乐、赏花、品茗与诗词创作

4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的关系，都论述得相当精彩。不仅是首章，全书的各章节都能紧扣休闲这一主题，努力建构其严密的结构，仅从各章的标题就可看出其用心，如：“休闲视野下的唐宋词人创作观念”，“唐宋词人的休闲创作实践”，“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传播”，“唐宋词闲雅冲淡的审美特征”等。综观全书，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写作宗旨与结构框架，可见作者有良好的知识积累、理论修养和严密的思想。

我曾在暨大所办的首届高校教师古代文学硕士班授课，并担任谢珊珊女士的论文指导教师，记得当她向我询问休闲文化与唐宋词这一论题的写作时，我曾建议她从唐五代，尤其是南北宋的物质、精神、制度、风俗等不同文化层面加以关注和观照。待看到所成书稿，对她从文化各层次、多例证的论述，尤就词的创作主体——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待遇、情趣与词作的关系的论述，是很感兴趣，也是十分佩服的。而且，她所关注的不仅是形而下者，还就政治环境、思想渊源、文化性格等方面，对形而上者也作了充分的探讨。又能结合上与下、虚与实展开论述：诸如书中关于士大夫文人对商业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对奢靡享乐风气的追逐，唐宋文人“色”、“艺”相伴的休闲活动等，都有很细致的分析论证。如套用当今常用语，本书能做到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结合，将词体的文艺学分析与休闲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诸如词的交际娱乐特点，代言抒情的叙事特点，宜歌宜舞的合乐性特点，吟咏性情的抒情性特点；以及唐宋词体的休闲社会功能，包括应歌应社、交游为尚的社交功能，歌以佐欢、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休而含情、休而为美的审美功能等，都论述得甚为精到，堪称条分缕析、头头是道。

谢珊珊女士此书既然命名为《休闲文化与唐宋词》，就应将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论述紧密结合起来，而全书的写作也确实是做到了。书中就休闲理论、古代尤其是宋代的休沐制度、休闲实践，同唐宋词的关系作出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对于唐宋词作品，则能从休闲的角度作全面、系统的观照，举凡农耕文明与节令、四季皆歌的节序词、酒色相伴的宴饮词、诗意消遣的闲情词（包括赏梅词、山水词、渔父词），都有准确而周详的列举，对于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传播、歌伎与唐宋词传播、唐宋词闲雅冲淡的审美特征等，亦能结合作品以作论述，贴切而不浮泛，生动而不枯燥，既有严谨的学术性，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我从事唐宋词研究已逾三十年，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对词学著作却难以遍观，以管见所及，迄今似尚未有关于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论著问世，因此，谢珊珊女士这一专著的出版，虽不敢断为填补空白，但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虽受限于篇幅，对有些问题的论述尚未及展开，或不够深入，有些看法或可商榷，有些引文前后重出，为求标题工整、语言对偶，而未免有生硬之处而乏自然浑成，但从整体而言，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掌握得甚好，基本满足了休闲与唐宋词两大论题的题面。全书的逻辑层次清晰，相互间的照应较好，外来的理论似乎并无“硬贴”而不能“内化”之感，涉及唐宋词的内容大多恰当，所引的诗话、词话、笔记材料较为妥帖，列举得当，加以行文通顺，不乏文采，涉及哲理性的问题阐释颇为精到，有些排比句尤见思想的光彩，皆其所长之处。因此，我确实是为谢珊珊女士人到中年能有这样的学术建树而高兴，相信本书梓行后会有一定的反响。

是为序。

邓乔彬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前 言

词作为“一代之文学”，“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长于抒情，富于音乐性。它的缘起、发展、传播，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既涉及诗，又关乎音乐，更和当时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时俗风尚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有宋以来，为探寻词体萌芽与发展、繁荣与衰微的流变脉络和轨迹，厘清词的文体特征与源流、词与音乐的血脉关联、词与诗的流程互动、词家词作的诠释解读，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批评学科——“词学”，一代又一代的词学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回顾近千年的词学研究史，从唐五代第一篇词学文献《花间集序》的出现到宋人以词为“别是一家”观念的形成，再到以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三部词学专著的出现为标志，系统的词学得以建立，经元明两代词体创作的衰微与词学研究的中落，又迎来了清代词学的复兴，近代词学的兴盛。随着学术的整体转型而出现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创新与突破。一部词学发展史纵横千年，汇集的词学研究成果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涉及作家作品、风格特色和词体形式特点等方方面面。现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先生 1934 年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就提出词学研究的“八学”、“三义”的词学研究构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具有现代学科色彩的词学研究完整构架。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开拓的领域。他开创性地将词调、声律、词谱等研究纳入声调之学；把作家作品的评论和词史的研究纳入批评之学；把词学文献研究、词人事迹的考订、词集版本的辨正和作品的鉴赏考释纳入目录之学的范畴。^① 1981 年，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在《历

① 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第 1 卷第 4 号，1934 年 4 月。

2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代词学研究述略》中，从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历代词学研究，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词学研究的范围与方向。^①

综观词史的发展，可以说，词兴起于唐，大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复振于清，绵延一千三百多年，在中国抒情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从作为“一代之文学”的词的角度而言，在这一中国诗歌长河的重要支流中，唐五代和两宋是最具粼粼波光的一段，代表了最高的成就，故有与前之唐诗、后之元曲并称之誉。与此相应，伴随着词体的不断成熟发展，伴随着词体在抒情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欧阳炯《花间集序》为起点，词学研究则始于五代，以序跋的形式成为中国诗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后来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词学。由于唐五代与两宋词代表了词体文学的最高成就，遂成为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热门课题，也是迄今为止词学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国外各种新思维、新方法的引进，词学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比如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词体的题材与语言使用的规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词人生活，用文化学方法考察词体的演进规律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等，都是新时期词体研究的有益尝试。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辟或拓展，将词的兴起与发展 and 当时文人的生命意识、自我意识、享乐意识的觉醒，和当时社会的闲适风尚结合起来，似乎还有文章可作。所以，本书侧重于此，拟对唐宋词与休闲文化的关系作一全面的探讨、论述。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期，而文人词则产生于盛唐，发展于中唐，晚唐的温庭筠更是公认的“花间”鼻祖，与之并称的韦庄则是入蜀而沟通唐及五代，成为西蜀“花间”词的真正领袖，在唐五代这一由盛转衰、由一统变分裂的时代，词也与享乐成风、追求闲适相伴成长。宋代结束了五代的纷乱，虽不能重现唐代的国力与雄风，却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是富有近世精神和人文色彩的时代。由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期：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商业经济由萌生而壮大，平民文化逐渐昌盛，文人士大夫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在中古转为近古的同时，近代的特

^① 唐圭璋：《词学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834页。

征为之渐现。可以认为,伴随着以赵匡胤为首的政治势力的崛起,被“安史之乱”所严重冲击的贵族政治至此已彻底粉碎,而伴随庶族登上政治舞台而诞生的“近世精神”,与其具备了新时代特征的文化母体一起,呈现出与过去迥异的文化特征。

首先,士大夫文人政治地位提高,政治生活优越宽松,物质待遇优厚、生活优裕,精神生活自由、放纵;其次,由商业经济催生的俗世的享乐、俗世的情怀、俗世的物态得到合理的包容与认可。宋代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创造的特征。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在宋代这样宽松、享乐、优裕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在兼容本土与外来、高位与低位、现世与超世的文化机制中成长,呈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文的休闲文化色彩。这种文化色彩不仅体现在词传唱于歌馆酒肆,既具有社交作用又富有商业特色的功能上,也体现在作者既爱不释手又恐撇之不清的创作态度上,还体现在“要眇宜修”、长于抒情文体特点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研究或着重于词体技巧,或过于强调词的思想内涵、社会意义,或虽注意词体风格,却忽略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初衷。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将庸俗社会学引入词学研究,给词以太多太重的政治、社会、思想意义和价值,而失去了词以其“小道”、“诗余”依声而歌、佐欢侑酒的原始意义和功能,造成“视境”的颠倒,使得长期以来,只能以思想意义、婉约或豪放风格来取词、论词。近十几年来,人们虽然已经意识到文化对词的创作的影响,开始将词的产生放到当时商业文化背景下考察,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专著,如刘尊明先生的《唐宋词与唐宋文化》、沈家庄先生的《宋词的文化定位》、王晓骊女士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等,但是,将唐宋词的创作与对人类精神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休闲文化联系起来,用休闲理论透视词的发展过程的论著却比较少见。为此,本书试图将唐宋词放在休闲文化的大视野下,将词的缘起、发展、传播与人类精神永恒的休闲需求联系起来,将词的创作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联系起来,把词的创作看作文人生命的自觉、生命的创造,确立起以表达个体生命体验、情感志趣为主的词在唐宋文人心理、精神上的文化坐标,将词的传播和当时市民文化的审美娱乐需要联系起来,将词的文体特点和文人士子的休闲心态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还原休闲文化和娱乐精神在词的创作缘起、传播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目 录

序 一（蒋述卓） / 1

序 二（邓乔彬） / 1

前 言 / 1

第一章 休闲：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 / 1

第一节 休闲思想辨析 / 3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休闲思想与实践 / 8

第三节 “休闲”多维度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 16

第二章 词体萌生的商业文化背景与休闲社会土壤 / 27

第一节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商业文化背景 / 29

第二节 唐宋社会“休沐”制度的建立与休闲社会土壤的形成 / 37

第三节 唐宋文人休闲思想渊源与休闲需求 / 46

第三章 唐宋词的文体特征与休闲功能 / 59

第一节 唐宋词的“休闲”文体特征 / 61

第二节 唐宋词的休闲社会功能 / 78

第四章 休闲视野下的唐宋词人创作观念 / 95

第一节 具有近代色彩的休闲创作观念 / 96

第二节 休闲视野下的词史还原 / 98

第三节 休闲文化视野下的词史分野 / 103

2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

第五章 唐宋词人的休闲创作实践 / 111

第一节 纵情欢娱的享乐词 / 112

第二节 诗意消遣的闲情词 / 128

第三节 结社赏花的咏梅词 / 134

第四节 隐逸闲旷的山水词 / 140

第六章 休闲文化与唐宋词的传播 / 151

第一节 商业化与唐宋词传播方式的演进 / 152

第二节 歌伎与唐宋词传播 / 159

第七章 唐宋词闲雅冲淡的审美特征 / 169

第一节 宋代文人理性沉潜审美心态的文化背景 / 170

第二节 唐宋词冲淡、闲雅的审美范式 / 180

结语：时代呼唤休闲精神的回归 / 195

参考文献 / 197

后 记 / 209

第一章

休闲：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

“休闲”是“休”与“闲”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从词源学考察，“休闲”一开始就与人的美好生存状态相关联。

“休”从人、从木，《说文》解“休”为“人依木而歇”。《尔雅》也说“休，息也”。可见，“休”的本意是指劳作之余的歇息，并且由歇息引申出美善、吉庆、欢乐的意思。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猎，休，坐地而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休于树。”《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则休。”“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五经文字》说：“休，象人息木阴。”人能在树阴下休息，暂时获得摆脱劳作的自由，是让人愉悦的美事。《尔雅》论“休”，只用两个字：“美也。”从以上字义的考察可见，“休”无论作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是副词，多是指人的身体、生命处于一种放松歇息的美好状态。

“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是指“栅栏”。《说文》就说“闲，阑也”。但更多时候“闲”还是作“闲暇”解。如《楚辞·九歌·湘君》：“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贾谊《鹏鸟赋》：“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李白《行路难》：“闲来垂钓。”李朝威《柳毅传》：“闲驱泾水。”王维《鸟鸣涧》：“人闲桂花落。”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程颢《春日偶成》：“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可见，“闲暇”是“闲”的基本含义。同时，身体的“闲暇”放松，必然实现心境的平和、宁静。所以“闲”又与“娴”相通，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由此可见，“休闲”无论是作动词还是形容词，皆不仅仅是指物质层面身体歇息的生命活动，而且是指精神层面的生命追求，是指由身体摆脱强制性生活而获得的精神愉悦状态，是指个体生命通过身体的休息而达到的精神生命的自由状态。

“休闲”是伴随人类生命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尺。从人类存在开始，休闲活动就已存在。然而，休闲作为一个跨领域的研究学科，开始于1899年美国学者索尔斯坦·凡勃伦发表的标志性著作《有闲阶级论》，仅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自此，国外学者对休闲命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休闲逐渐成为一门颇受关注的显学。三十多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伴随着休闲服的叫卖，伴随着双休日制度的出台，“休闲”也开始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并逐渐被学界所关注。目前，